

傻傻地笑

司马小萌

■上午十点。正在独自欣赏自己这顿“早餐加午餐”。对于“睡懒觉专业户”来说，一天两顿饭足矣。

“适合自己的，就是好的。”——我对傻傻的自己说。然后，吃完傻傻的饭，写段傻傻的文，发出傻傻的笑。

生活，就是一个七日接着一个七日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也是一个“傻傻”接着一个“傻傻”。放心吧，所谓“傻”，单纯而已。

■我在拍摄江苏兴化油菜花这期“手机摄影课堂”里，做了个“标题党”式的标题——《在兴化“绞尽脑汁”》。

哥们儿李士杰“标题党”式地回复我：“绞尽脑汁地转发了！”

温州小袁同学“标题党”式地留言：“绞尽脑汁”地看了21幅美图……（哈，这家伙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哇？）

不过，“绞尽脑汁”一词，已被用坏。因为刚才一哥们留言：“绞尽脑汁地想去一次兴化。明年，梦能否实现？”

■整理自己的散文，说容易也不容易，毕竟数量太多了。为着尽快打印出来给漫画家李滨声画插图，我要加紧作业。李老九十六岁了，即便一天画一幅，也得画上几个月。我心疼他。

其实，我不急出书，一切早已看淡。但昨天李老跟我们一行人讲的话，言犹在耳，感动不已。他说：“我不要稿费！”而且，他把给我这个晚辈画插图，称作“荣幸”。不知现如今今天底下还有多少这样伟大的艺术家？

■翻箱倒柜，找出闺蜜小夏送我的帽子。我俩戴上同款式同花色的，看起来就像一对时尚的姐妹花。我认为，即便只是在小区门口的小餐厅吃饭，也应该正式点儿。我管这叫“仪式感”。而她，自嘲为“发神经”。

看来，还是咱这个记者，比她那个会计师更懂浪漫。

■顶着八级大风，我请俩亲家和儿子一家吃饭。这群“光盘行动”的拥护者，仅剩一口菜也打包回家。服务员高度怀疑：“饿了多久啦？”我让儿媳数数今天吃了几个菜。她“照单宣科”，一会儿说六个，一会儿说七个。我调侃她的数学：“是你爸、中学数学高级教师王老师教的；也是你妈、小学高级教师张老师教的……”轮到我来数。咦？十道菜！怎么回事？原来，我把主食也数进去了。儿媳笑问：“数学是谁教的？”

■一起开车去郊区。两个比我小十几二十岁的小兄弟，坐前面。司机座那位，抱怨“腰椎间盘突出”；副驾驶座那位，抱怨“眼珠转起来费劲”……我笑问：“你们这些家伙，还要怎么哇！”于是，我对左边的小张说：“老张头儿，小心开车！”对右边的小黄说：“老黄头儿，别跟老张头儿说话！”

哈哈！

■前晚，我那碗加了俩鸡蛋的方便面，却遭到朋友们的“强烈同情”。昨天刘同学不远十里，从城西南到城东北，快递来一包蔬菜。今天，俺决定做一个比方便面复杂的晚餐：土豆黄瓜鸡蛋香肠。“沙



拉”是也。不错吧？身为舌尖上的泱泱大国之国民，总得有点情调……

刚要动筷子，猛然想起，“沙拉”似乎是“舶来品”。完了，我又要遭到“强烈同情”了。

■小区物业维修组的小伙子们，都是“多面手”。家里几处毛病，有段时间了，我一直懒得叫人来修。而这次，他们一来，三下五除二，全部搞定，用时不到半小时。所以我常说，之所以买这儿的房子，并非相中了这里的楼盘，只看中一点：物业。

把服务做好，功德无量，甚至可以稍稍弥补一下基础建设的“先天不足”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？

■窗外。我的喜鹊嘴里叼着一粒小红果，飞到屋檐上。

红果，应该是金银木残存的果实，这时节很少见了。

叨过来，是让我欣赏的吗？宝贝儿，你实在可爱！

赶快抄起手机拍照……谢谢关照！给我留足了两秒。

■即便是最普通的蒲公英，看着它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的小身板，也不由得心生爱怜。大自然所有生命，构成了我们共同的家。

今天 是“世界地球日”。我想对这个可爱的星球说：你的过去，我不清楚；你的未来，我无法参与；但是，我会非常珍惜你的现在。

■今天 傍晚的天空，各种色彩登场，看起来十分诡异。

电视里，刚刚成功着陆火星的“天问一号”的总设计师张荣桥说：移民火星，作为科学幻想可以。但是，谈火星移民工程，不科学了。火星的环境跟地球相比差远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花点精力，把地球打点得更好些呢？……

突然间，我心疼起地球来了。

■朋友们聚会。

这年头，竟然还有人不知道“隔壁老王”啥意思；而且，还是姓王的；而且还憨憨地问别人“隔壁老王”是谁。

如此不识“人间烟火”，不是怪胎是什么。大家起哄！于是这位王姓哥们，马上“百度”。然后，他哈哈了！我们大家也哈哈了……

原来，“隔壁老王”是一个梗、一个笑点，是网上多种版本的调侃对象。有人甚至还溯源到清代的段子大全《笑林广记》。

（不过，发微信的时候，俺一个马虎，写成“隔离老王”。这下笑话闹大了！朋友圈里纷纷问：“隔离老王”是谁？）

在全球疫情依然胶着的当下，冒出一个“与时俱进”的新词汇。或许，“隔离老王”，一不留神就流行开了呢？我厉害！

写到这里，必须“傻傻”地笑了。

与动物目光交流

王太生

一只猫，立在瓦脊，在黑暗中朝你瞪着黄色的瞳孔，这只猫是在看你，然后，一转身，在瓦上嗖嗖走远了。

猫或狗，曾经是我们儿时走散的玩伴。

一头山羊，或一头水牛，在乡间的土路上，曾经和它们相遇。羊在路边吃草，头仰向天空咩咩叫。那头水牛，犄角长长，嘴巴咀嚼草料，硕大的牛眼，冷不丁地朝你眨巴两下，头又转向别处。

与动物目光交流，它们的眼帘是下垂的，透露出胆怯、谦卑。

你有多久没有注视一只动物？你在它们的眼中看到什么？

许多年前，在气候温润的水乡小城，我曾遇到一头驴。

邻居杨大爷用驴给乡人磨米面，这当然是杨大爷的生计。驴在不拉磨时，被拴在一棵楝树上，我有时看到杨大爷和那头小毛驴对视，杨大爷用手在小毛驴的脖子上摩挲，小毛驴温驯地眨巴眼睛。

在疲倦、芜杂、烦闷、无聊之后，看一群动物，看到它们的憨态、懵懂、无邪、天真，俗念顿消。

有一次，友人陈老大在山中采风，看一群猴子嬉戏、追逐、攀爬、恋爱，背孩子。他在看猴子，有只猴子也在看他，并且仰天长啸。陈老大忽然觉得，那只脸色绯红、略显倦态的红脸猴，极像喝过酒的自己。“一只中年猴，在种群中的地位争夺，成功或失败之后，向天而歌，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，人却没有这样的勇气。”陈老大感慨，已经有多年没有与动物目光交集。那只猴子，是他上辈子留在山中的兄弟。

我也有好久没有打量过那些生灵。

春天，在草木扶疏的上海野生动物园，隔着一层防爆玻璃，与一只狮子目光相遇。那只狮子，长相英俊，好像并不知道我的存在，或者根本没有将我放在眼里，眼神是平和的。不知道，我在狮子瞳孔中究竟为何物，总之那只狮子根本不想攻击我，也没有攻击我的意思。

与动物目光交流，彼此的眼神中会流露出什么。

羊驼，远远地站在那儿，眼神怯生生的；棕熊圆鼓鼓的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，表情有点儿呆萌。与一只羚牛对视，望你的眼神一愣一愣，你看它，它望你，相距咫尺，面面相觑……

有人说，看灵长类动物，它们的眼神好像有故事。这些动物在动作、神态和应对事情的某些表现上和人类极为相似。

还有一对山魈，我在认真地看它们，它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，举止亲昵。一会儿，一只像是在生对方的气，在房子里走动，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眼光。

成年山魈的脸，似一张京剧脸谱，色彩鲜艳，酷似鬼怪。那两只安静下来的山魈，显然是一长一幼，年长的用手爪，替年幼的梳头。

山魈，生长于非洲的灵长类动物。看到它们长相，脸上天然的妆容，想起《山海经》《聊斋志异》等神话传说中的独脚鬼怪。《太平广记》说，“山魈者，岭南所在有之，独足反踵，手足三歧。其牝好傅脂粉。于大树空中作窠，有木屏风帐幔”；《清稗类钞》中称，“此物皖之山中常见之，土人不敢犯，呼为山魈，实狒狒、雌、狙之属也。”那些远古的意象，与山魈是一回事吗？山魈还是中国古书中的那个山魈吗？

野生动物园，其实是人类模拟有兽山林，在这里恢复、还原的某些场景，有秩序回忆失散的野性与呆萌的天真。身在其间，有人体会荒蛮，有人感悟天伦，有人看到爱情。

动物园不是动物们的幸福故乡。我的目光无法与动物们交集，明显感到动物们的眼神是迷惘的。你能看到的动物，只为食物与爱情而争的生活态度与简单活法。

特定的环境下，人与动物目光交流，会有怎样的心灵震撼？一次，观摄影展，在远离城市的高原，有个人，与一头小毛驴相遇，毛驴眼中闪烁孩童般的天真，那个人双手抱着驴的脖子，双目微闭，他是在享受人与动物之间的心灵感应，以及回到自然的久别重逢。

目光交流，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平静，山林大野的平静。然后，用眼睛的余光承接，目送一只动物从面前经过，消失在远处。

